

共和国将军
传奇故事

共和国将军
传奇故事

4

张义生 国荣洲 主编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TESHU SHIMING

特殊使命



序

王首道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出自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老将军们崇敬的心情，出自对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的责任感，最近出版百万字的一部巨书《百将传奇》。这是一项颇具规模、意义深远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自 1964 年之前晋授将军军衔的老同志，如今健在的已不多了。他们中不少人曾与我长期共事。他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曾历尽千难万险，经受过种种磨难，闯过无数次惊涛骇浪，有的人至今身上还留着敌人的子弹、留下斑斑的伤痕。他们当年都是不怕死的中华优秀

青年，南征北战，血染疆场，千百次与敌人拼杀。他们不屈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品格，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宣传与弘扬老将军们当年的献身精神，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还有个特点，它注意到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和要求。每篇文章不但介绍了老将军们精彩的战斗故事，同时附有将军的简介、照片，以及将军亲笔写下的鼓励青少年的诗句。若干年后这些将军们的墨宝将会显得更加珍贵。

人民解放军授衔的老将军有千余人，出版社当然不可能把每个将军的经历都编入一部书里。现在虽然是百将，也足能使读者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出版社要我为此书写序，我只有一个心情要表达，那就是感谢出版社和两位主编，为此付出很大的辛劳，在短时间里完成这样一部巨著，为广大读者送上这样一部好书。祝愿它成为连接昨天和今天、通向明天的一座桥梁。

1992年4月24日于北京*

* 此为王首道同志为我社《百将传奇》一书所作的序。《百将传奇》一书现改为普及本——“共和国将军传奇故事”丛书。

目 录

序 王首道(1)

情洒豫西大地

——记皮定均将军..... 张凤雏(1)

困境中的带兵人

——记成钧将军 王红云(23)

从高山到大海

——记刘道生将军 杨肇林(24)

人生难得八十八

——记孙毅将军 于 新(50)

特殊使命

——记苏静将军 晓 天(58)

大别山的儿子

——记李耀将军 葛名霞(76)

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

——记李雪三将军

.....	王红云 李永平 郑 健(87)
汇入江河万古流	
——记余秋里将军	薛万荣 刘心明(101)
战将面前无强敌	
——记陈康将军.....	郑金椿(115)
隆化战斗话当年	
——记陈仁麒将军	董文久 陈有元(126)

情洒豫西大地

——记皮定均将军

张凤雏

飞 渡 黄 河

1944年9月21日半夜两点钟，皮定均被叫醒了，值班参谋拿给他一份中央军委打来的电报：敌人正调动兵力加强黄河防线，你们必须星夜渡河。

皮定均和支队政委徐子荣很快地走出小四合院。

天下着蒙蒙细雨，空气分外清新，王屋山在雨夜中就像印象派画家笔下的作品。村里响起跑步声，一队一队迅速在村头集合。

队伍排列好了。从背后看，这支部队十分奇特：每个指战员的背包上都挂着一两个葫芦。一排一排的队伍，一排一排的葫芦。皮定均观察了这个阵容，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渡河，渡过敌人把守的黄河，谈何容易。行军路过沁水时，皮定均看到小孩子抱着葫芦游泳，从中得到启示，于是下令部队宿营后向老乡收集葫芦，以解决渡船缺乏的困难。一场搜寻葫芦的活动在部队展开了，老乡们感到诧异。从阳城到王屋，

走一路收集一路葫芦，终于把葫芦备齐。

“出发！”皮定均下达了命令。

部队冒着霏霏细雨开始了急行军。小路无尘，空气宜人，指战员们很快振作起来，像一支离弦的箭向黄河边射去。

翻过王屋山，还没看到黄河，就听到黄河的咆哮声。黄河在怒吼！孕育着中华民族英灵之河在强盗的铁蹄下颤抖、呼号。它是有理由愤怒的，它有四亿七千万儿女。可是，不能自卫，在小东洋鬼子捏紧的拳头面前支离破碎，濒临灭绝。有志的中华儿女，怎么不为黄河之声而感奋、而激越呢？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太阳还没有落山，面对黄河，部队突然停止前进。

伴着黄河的吼声，部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

皮定均对徐子荣笑了笑，说：“现在我给他们讲了。”

讲什么？揭开“宝盖”，揭开部队行动的秘密。自出发到现在，部队还蒙在鼓里。

“我们这支部队奉毛主席的命令挺进豫西，名称叫抗日先遣独立队，路线是过黄河。等一会儿，吃干粮，喝足水，然后用快速行动向黄河靠近。序列：三十五团在前，中间是直属队特务连，后面是三团。黄河中间有一个小岛，驻有伪军，也可能打，也可能不打。打，我们就消灭他；不打，我们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三十五团掩护三团过河，特务连作后卫，继续向陇海路前进。”

踏着整齐的步伐，部队前进了。

前面出现石灰标出的路标，这是先遣工作队绘下的。循着路标，巍峨的王屋山闪在背后了。

先遣工作队的负责人史向生迎上来，皮定均与政委徐子

荣骑在马上听取了关于渡河准备的简要汇报，由史向生引路，继续疾进。当夜幕降临时，部队终于完成了45公里的急行军，来到河清渡口。

皮定均抬头望去，只见重峦叠嶂，邙岭与王屋山隔河相峙，两山贴着水际的断崖像是要咬在一起的巨大的狼牙，两排狼牙缝隙中，泥浆滚滚而来。渡口对面的山上透出一线灯光，河中间沙洲上也闪着几点萤火似的光。

“河对岸的伪军，已经通过内线做了工作。”史向生汇报说，“四周山头已有民兵放哨，船和水手都准备好了，马上可以渡河！”

皮定均来到水手中间，他向后面招了招手：“拿酒来！”酒是用牲口驮过来的，有几大罐子。战士把酒倒在粗瓷大碗里，每个水手一大碗不为过。

“秋凉水冷，顶顶寒气！”皮定均把一碗又一碗酒送到沾着河泥的水手手上。

这才叫喝酒！每个水手两边嘴角都溢出酒来。一大碗下肚，再用被船舵磨得像木铎一般的手掌抹一下嘴，即使天塌下来也敢上去顶。黄河儿女向渡河收复失地的热血男儿献上一片痴情。

众水手簇拥着皮定均来到水边。这里停泊着4条船，每条船长5丈，宽1丈1尺，是鬼子沿河销毁船只时，水手们冒着杀头危险埋到河湾的泥沙里，保存下来的。船体已经破烂，有一条船尾被鬼子的炮弹炸掉了，载重量都很小。皮定均命令全副武装的战士登船试浮，才上了几十个，那船就像要散架了，只好急忙止住。载重量这么小，人这么多，更有骡马、輜重，一夜之间哪能摆渡过去？而天一亮，情况就难以预料了。

“把葫芦绑在船帮上！”

不少战士胸中的闷葫芦解开了，原来这些葫芦是这样派用场的。4条船的船舷全都密密地缚上了葫芦。再一试，载重量增大了整整一倍，一次可以渡过去一个半连队。

皮定均命令把支队的所有迫击炮架在河边，以便必要时用炮火掩护强渡。

征尘未抖，首船启渡了。率领头一船的是副司令员方升普。这是1944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五晚10时许，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值得纪念的时刻。从这一时刻起，皮定均与八路军大本营隔开了，游入一个陌生的海洋里。过去，有巨大的羽翼遮风避雨，有兄弟部队的支援掩护，有水乳交融的老根据地的群众，有印着他和战友们足迹的山山水水，相对地说，较为安全。以后，面对艰苦的环境、强大的敌军、错综复杂的情况，要靠他自己分析、判断、抉择。黄河夜渡，为他以往的军事生涯划了一个句号，为未来的艰难历程揭开了新的序幕。他的妻子张烽在致笔者的信里说：“在太行山，皮定均锻炼成长，成家立业；在豫西，他开基创业，进入了成熟阶段。”

皮定均感到在渡口站了很久，河对岸终于升起三堆大火，接着响起三声枪响——渡河成功了。

他舒了一口气。他知道，方副司令这时正带领部队抢占制高点。老方是他同乡，经历了开创苏区、爬雪山过草地那段峥嵘岁月，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是可以信赖的。

他见岸边有一块大青石板，正好做个睡床，走到青石旁，对史向生说：“渡最后一船时叫醒我。”说罢在石板上放平疲惫的身子。史向生刚要离开，就听他打起呼噜来。

这一夜风声紧急。洛阳敌军正部署对河清渡口的扫荡，延

安总部等待着支队胜利渡河的电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电台一刻不停地开着。但在渡口，队伍排列有序，依次登船。当一船装满时，水手们便喊起“哎哟，加油啊！哎哟，加油啊！”那声音悠长、嘹亮，淹没了浪涛的呼啸。还有一股声音，那便是皮定均的呼噜声，指战员们上船时从他身边走过，很多人都听到了。那坦然的睡姿、均匀的呼吸，给不平静的码头带来恬静的气氛。

“司令员！”史向生轻轻唤了他一声。

皮定均一骨碌坐起来，一看表，才知道天快亮了。

“真想叫你多睡会儿！”史向生为打断他的好觉不无遗憾。

“最后一船了？”

“倒数第二船。”

“上船！”他整装上船，只见弥漫的大雾已经散尽，明净的天空透出群峰雄浑的剪影，白天将是个晴朗的日子。船下黄河水哗哗有声，船首推开波浪，水手们排列两侧，挥舞着桨片。

皮定均下船时向水手们表示谢意，走到南河清敌人据点的外面小路上时，据点里的伪军和当地土绅已在那里列队恭候，他作了即席讲话：“我们来解放豫西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这个地方我们要常来常往，今天先见一次面，订个协定——”他转身向史向生，“落上我的名字。”

“是，是！”伪军头头弯着腰说。

“我们走了以后，你们还要打一阵子枪。”

“不敢！”

“打几枪，你们好作交代。”

说罢，皮定均骑上青骡子。当他的背影消逝在黎明的霞光中时，伪军真的打了一阵子枪。

就在这一天，鬼子兵临渡口。敌人晚到了半天！

鬼子抓到水手杜志旺，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的去向。杜志旺不愧是黄河儿女，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鬼子如丧考妣，悻悻而去。当地群众说得玄而又玄：“八路军选的渡口风水好，山头上有座佛爷庙，老佛爷显灵，万事如意！”

而这时，皮定均已离开黄河几十里地，向豫西进发。

夜 袭 机 场

1944年9月30日，中秋节的前一天清晨。

三团主力由皮定均和徐子荣率领，吃过早饭从东白栗坪出发，往偃师方向前进。三团团长钟发生后来回忆说，当时三团只有6个连队，四连由参谋长沈甸之带走了，七连留在黄河北岸由张杰清带领搞收容，还剩下4个连，其中有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队伍走出十公里，翻上一座小山，行至走马岭，忽听山前枪声大作，看不到人影，只听到声音。皮定均从那激烈的程度上判断，这是几百人规模的枪战。他命令部队就地隐蔽，派人找来一个当地农民，一问，那农民也不清楚究竟是谁和谁打，因为山寨如林，经常是这个打那个，那个打这个，一声鼓噪，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死伤自然难免，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皮定均听那农民一说，真感到自己像是置身于古代众多小部落之间了。他没从农民身上了解到谁打谁，但却无意中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日本鬼子一星期前从豫西几十个县里抓了两万多民夫，由武装看押，在登封县城西南角相距两公里的地方修飞机场。”他当机立断：夜袭飞机场，解放两万民夫。

“今天放民夫回去过八月十五，这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皮定均这样对徐子荣和钟发生说。

在人们的传说里，皮定均是一员战将，提起皮定均这个名字，人们就会联想起过关斩将、枪林弹雨。但一部开辟豫西的历史，留下的自然有战斗，有血与火，但更多的是争取民心。夜袭飞机场，是开辟豫西历史上的第一块丰碑。

他在山坡上就地展开地图，量了一下到飞机场的距离：只有十几公里远，两个小时的路程。他和徐子荣、钟发生研究了一阵，立即作出战斗部署：

六连战斗力比较强，由连长武占魁带领，袭击登封西关，防止城内鬼子增援机场；

九连、机炮连从飞机场西北，三连由飞机场东南，对机场作相对突击。

部队行动前，派出侦察员化装侦察，了解飞机场敌人的具体部署。

吃过晚饭，太阳已经偏西了。派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飞机场所在的地方叫城西岭，南北长、东西窄，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土丘，两万民夫的任务就是削平这些土丘，已经完成了大半工程。这是日军继续西进攻占西安、兰州的空军战略基地。整个机场围着一圈铁丝网，由十多个鬼子、一百多伪军看守，主要火力点是西北角上的能够控制全飞机场的岗楼。

晚上8点钟，部队按既定部署出发了。

10点30分，三路人马都准时到达预定地点，埋伏起来。

皮定均的指挥所设在离机场西面100米远的小山上。中秋节在即，月亮正圆，天空虽有一层薄云，但他站在小山上，还是能看清飞机场的轮廓。

东北角有一排大草棚，悄然无声，两万民工在岗楼枪眼的监视下已沉沉入睡了，部队依照号令开始了行动。

战士们匍匐前进，很快接近了铁丝网。他们仰卧在铁丝网下，用虎头钳“咔嚓”、“咔嚓”地剪开了几个大缺口。部队从缺口涌进了机场。岗楼里的敌人被惊醒了，把歪把子机枪伸出枪眼，刚扫了一梭子就戛然而止，因为战士们搭起人梯从背后冲进了岗楼，而正在做梦的临时营房里的敌人，有的坐起来、有的刚睁开眼、有的仍在梦境里便被手榴弹的浓烟吞没了。

战士们对着工棚喊：

“我们是黄河北过来的八路军！老乡们，快跑啊，回家过八月十五啊！”

喊话一遍接着一遍。

民工们先是被枪声惊得不知所措，枪声稀疏了，他们听清了战士们的喊话，霎时间人声鼎沸，几股人流向战士们已经剪开的大口子涌去。年轻胆大的民夫在哨所、工棚放起火来，先是几点火光，很快烈焰腾空，照得飞机场百十亩地面如同白昼，也照亮了民夫们逃跑的道路。战士们喊，民工们也跟着喊：

“快跑啊，八路军放工来了！”

“快回家过八月十五啊！”

敌人修飞机场的炸药被大火引爆了，巨大的声浪震撼着巍巍嵩山，震撼着古老的登封县城。

登封县城虽然没有机场这么热闹，但西关的枪声也是一阵紧似一阵。

仅仅用了一个多钟头，机场复又归于寂静。

皮定均在火光的照耀下走进机场。

“叫民夫跑出十里八里，鬼子追不上了，我们再撤退。”皮

定均对三团团长钟发生说。

一直到今天，已经离休颐养天年的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钟发生将军还记得皮定均在机场战斗结束时说的这句话。

皮定均站在机场中央，大火的余烬照着他不高 的个头、嘴唇外翘的消瘦的脸膛。

他在机场整整徘徊了一个多钟头。

一个多钟头，民夫们那种脱兔般的逃跑速度，跑出十里八里是没问题的。

火光熄灭了。

“撤！”皮定均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夜袭机场，或者按老百姓的叫法——“八路军放工”，是一个不为战史家所瞩目的小仗，但它的影响抵得上打胜一个战役。

天亮以后，夜袭机场成了爆炸性新闻，在方圆几个县的老百姓中传开了。

有人说是红军干的，也有人说是八路军干的，有的还用土话说是“老八子”干的，而且，还绘声绘色地加以形容：

“个子高，枪长，刺刀长，腰里缠的都是子弹，头上戴着红缨子，胸前挂着玻璃镜。”

“挂玻璃镜干啥？”

“枪打不进。”

还说：

“八路军是从御寨山上跳下来的，神兵天将啊！”

御寨山，即地理学上所谓的少石山，在少林寺南面，因金兀术曾在这里扎营而得御寨山之名，是临近机场的一座有着神秘色彩的峰峦。

随着这些绘影绘形的描绘，很快就传颂出两首民谣：

八路军，过黄河，
汉奸鬼子不得活。

八月中秋月亮明，
嵩山来了皮司令；
皮司令，到登封，
到了登封就放工！

少林寺遇险

10月1日上午，飞机场“放工”的第二天，一支队伍沿着翻越嵩山的崎岖小路前进。队伍里有两个骑马的，一个骑菊花青，一个骑火龙驹。他们是皮定均和徐子荣。接近五乳峰，他们眺望到五乳峰下的一片古刹。这便是天下闻名的少林寺。

望远镜里，五乳峰峰峰高踞，迤逦相连，就像一把交椅，从西北面拱卫着寺院。寺院南面，也矗立着一座山峰，它像一面巨大的屏风竖在那里。山峦间泉水飞挂，汇入少林河。少林河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缠绕在众峰脚下。寺院里和寺院周围，一片翠绿，绿色中透出红色琉璃瓦殿顶和白色的塔尖。

皮定均对少林寺早有所闻：它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创始人陀跋，是印度沙门和尚，经西域来到中原，魏孝文帝为他建立此寺，让他在这里翻译佛经。几十年以后，印度达摩禅师接踵而来，他在陀跋开创的基础上，重整旗鼓，招收教徒。至唐宋年间，寺内竟拥有田地14000多亩，楼

台殿阁 1000 余间,和尚 1000 余人,为中外著名的佛寺。

一座少林寺,吸引了多少骚人墨客。

一座少林寺,留下了多少美好的传说。

皮定均放下望远镜,不禁逸兴遄飞,对徐子荣说:“走,进去看看。”

徐子荣见他兴致这样高,自然不好扫他的兴,便一起翻鞍下马。

为了不致惊扰佛门净地,他们只带了随身警卫。进了山门,他们首先看到仍待修复的断垣残壁。1928 年,军阀混战,蒋系樊钟秀部盘踞少林寺,冯系军长石友三率部从轩辕关攻进少林寺,见樊部逃遁,一怒之下放了一把火,熊熊烈焰四十几天未熄,少林寺总计七进的古建筑,二、三、四进全部被焚烧,含有天王殿、大雄殿、法堂以及左右的钟鼓楼、厨房、禅堂、紧那罗王殿、六祖殿、客堂、静室,还有院子里的 7 株汉柏、1 棵秦槐、少林寺志木刻版、魏齐造象碑、达摩面壁石等,所有这一切尽都被烧,损失巨大。

“败家子!”皮定均气愤地说。

他们在一块碑前停住脚步,正看上面刻的“世民”二字时,从后院走来一个和尚。他头戴平顶帽,身着圆领衣,脚踏黄色僧鞋,脖子上挂着一串佛珠。和尚走到他们面前,说:“长官!请到客厅饮茶。”

皮定均和徐子荣随这个和尚走进上院客厅。

迎接皮定均、徐子荣的和尚名叫素典,是少林寺的知客和尚。当他给皮、徐二人献茶时,皮定均发现,寺院中人影飘忽,喃喃咕咕,顿觉情况不对,便说:“大师傅,我们是来参观宝刹的,随便看看就行,茶不用啦。”

可是，和尚又献茶又递毛巾，脸上浮着虚假，流露出内心的敌意。皮定均注意观察着外边动静，只见和尚们手握长短武器，鬼鬼祟祟地来回走动。见此情景，皮定均知道被监视了，暗想：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是看中了我们身上的手枪？还是防备我们来缴他们的械？这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示弱。”

眼下的格局，对皮定均是极为不利的。

少林寺，武功闻名中外。寺内除几十个武功过人的和尚，还备有 20 支长枪，两支短枪。

几个警卫人员也都感觉到凶兆临头，都等待着皮定均的号令。

皮定均一生遇如此境遇非止一次，他凭什么化险为夷？凭一身正气。他正色责问知客和尚素典：“你们这是干什么？”

“没啥，没啥，请喝茶啊！”

“我们不是来这里喝茶的，我们是来参观宝刹。你让我们参观就参观，不让参观我们就走！你们这样做不正大光明，不像是佛门禅地，简直是个强盗窝，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不吃你们这一套！这也吓唬不了我们！”

“哪里，哪里，长官多心了。”

皮定均提高嗓门，要叫院子、两厢埋伏的和尚全能听到他的声音：“你们前面的大雄殿是谁放火烧的？国民党 40 万军队一枪不放就逃走了，你们是亲眼看见的。日本人也相信菩萨，和你们一样信仰佛教，可是日本人对你们怎么样？日本人公开在少林寺大门前强奸妇女，用刺刀捅死中国人，用皮鞋底打你们和尚的耳光，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你们拿了枪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来抗日的，只要你们愿意抗日，我们欢